

认知转向与道德培养

——《理想国》中的伦理教育范式

马伊妃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5日

摘要

柏拉图的《理想国》通过“灵魂转向”理论, 也就是认知转变上升的过程, 构建了独特的伦理教育范式, 揭示了道德培养的本质与路径。灵魂从可感世界向理念世界的转向, 需通过阶梯式教育实现: 初级阶段以音乐与体育对激情进行理性引导, 培育节制与和谐; 高级阶段借助数学与辩证法发展理性, 最终通过哲学沉思抵达“善的理念”, 完成正义与德性统一。而四主德(智慧、勇敢、节制、正义)的德性框架, 则强调教育需遵循渐进性、整体性与因材施教原则, 以契合灵魂禀赋与城邦分工。但这一教育范式需接受波普尔的批判, 且与杜威的伦理教育观形成对照; 其当代价值在于美育体育与辩证训练的批判性转化。

关键词

伦理教育, 认知转向, 善的理念, 四主德

Cognitive Turn and Moral Cultivation

—The Paradigm of Ethical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Yifei Ma

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Received: July 3, 2026; accepted: July 25, 2026; published: August 5, 2026

Abstract

In *The Republic*, Plato constructs a distinctive paradigm of ethic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theory of the “turning of the soul” (Periagoge)—a process of cognitive transformation and ascent. This turning of the soul from the sensible world to the intelligible realm is to be achieved through a graded education: at the preliminary stage, music and gymnastics rationally guide the spirited part (Thumos), cultivating temperance and harmony; at the higher stage, mathematics and dialectics develop

reason, culminating in philosophical contemplation of the Form of the Good, where justice and virtue are unified. The framework of the four cardinal virtues—wisdom, courage, temperance, and justice—further entails that education must observe the principles of gradualness, holism, and aptitude-based instruction, so as to accord with the natural dispositions of the soul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city. This educational paradigm, however, must be subject to Karl Popper's critique and contrasted with Dewey's view of ethical education; its contemporary relevance lies in the cr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aesthetic-physical cultivation and dialectical training.

Keywords

Ethical Education, Cognitive Turn, The Form of the Good, The Four Cardinal Virtue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公元前 4 世纪的希腊，诞生了这样一部著作，它涵盖着丰富的哲学、教育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理论概念，以深入浅出的表达形式和深邃的思想内涵展现了古代希腊人的智慧结晶。它的作者是古希腊乃至西方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柏拉图，这本不朽的著作就是《理想国》。当下的学者对《理想国》的研究更多聚焦于政治哲学，但在伦理学与教育哲学领域，其也占据着重要地位。

通过阐释“灵魂-城邦”的类比结构，《理想国》揭示了伦理生活的本质与伦理教育的内在使命。在伦理学领域，柏拉图首次将道德问题置于形而上学的高度，提出“善的理念”作为终极价值标准和道德教育的最高目的。《理想国》使伦理研究超越了经验的行为规范，转向对灵魂本身的追问，进而在教育哲学领域开创了以“灵魂转向”为核心的教育范式，通过从初级到高级的伦理培养和哲学教育引导个体从感性世界的沉沦转向理性真理的澄明，最终实现灵魂的正义。这种以“转向”为核心的教育观，完全不同于智者学派倡导的修辞训练，而是强调教育是灵魂自我觉醒的辅助工具。在当下价值多元与道德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进一步剖析《理想国》中的伦理教育范式，或能为现代道德培养提供新的理论实践路径。

2. 《理想国》中伦理教育理论的建构

(一) 灵魂转向：伦理教育的哲学基础

在探究《理想国》中伦理教育的哲学基础，也就是“灵魂转向”之前，需要先廓清柏拉图的二元论思想体系中的天赋品德论。他将世界分为两个部分：感觉世界和理念世界。柏拉图认为灵魂天生具有知识和品德，而且是在人降生之前就已经独立存在于世了。正因为如此，人们的灵魂在出生前早已超脱于可感世界，处在理念世界。“而灵魂进入身体时却把在理念界拥有的经历全部忘却了，但是在事物界受到相关刺激之后灵魂还能唤起原有的‘记忆’，需要灵魂将丢失的知识与美德重新‘回忆’起来。”^[1]这种“回忆”就是灵魂转向。天赋品德论是柏拉图回忆说的基础，但也有其短视的一面，其强调不同人生来有不同级别的禀赋，有悖于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

在《理想国》第七卷中，柏拉图提出了“洞穴比喻”，他想象出一个有一条通往外面通道的地下室，来自洞外的光芒，顺着通道便能抵达洞穴内部。“这个洞穴中有一群从小生活在里面的人，他们的头和手脚都被捆绑着，不能走动和转头，只可以看见洞穴的后壁。在火光和这些被囚禁者之间，在洞外有一

条路，沿着路边有一道矮墙，矮墙就相当于傀儡戏演员在自己和观众之间摆设的那道屏障，他们把木偶举到屏幕上去表演。”[2]洞穴里的人只能看见投射到墙壁上的影子，他们就理所当然地以为这就是事物本身。这样的人走出洞穴，骤然暴露在阳光下是很痛苦的，但是已经走到太阳底下的人却前赴后继地尝试将还在洞穴里面的人引领出来。这些被引领出来的人只是之前被黑暗遮蔽，走到太阳下就能回忆起世界的本貌。这也就是城邦领导者唤醒城邦中其他人的“记忆”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使他人“灵魂转向”的过程。这里的领导者也就是“哲学王”，代表了柏拉图由少数精英掌握绝对真理并进行统治的政治理想。柏拉图生活的希腊正处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社会动荡，因此其希望建立具有强力领导、秩序井然的社会，这是其时代特点使然。但在今天看来，这种少数精英领导的政治制度具有相当的时代局限性，应当批判吸收其理念。

那么如何使得理想城邦中的公民唤起记忆呢？答案就是教育，外界的教育可以使得“灵魂转向”。城邦建立伊始，创立者们便致力于引导那些最为卓越的灵魂迈向知识的巅峰，去追求善的理念。待城邦的雏形初现，道德培养随即开启，那些“没受过教育不知道真理的人和被允许终身完全从事知识研究的人，都是不能胜任治理国家的”[2]。唯有接受过完备伦理教育的所谓“哲学王”，以其内在的德性完成了“灵魂转向”，方能担当引领城邦的重任。他们接下来会将教育的火种传递下去，让更多的人沐浴在美德的阳光之下，开启属于自己的“灵魂转向”之旅。这也是城邦走向繁荣、民众迈向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

（二）善的理念：伦理教育的最高目的

伦理教育的最高目标，在柏拉图看来，就是追求善的理念——因为该理念在理念世界中最为崇高，是现实伦理的根源与总摄性力量，他所说的善的理念其实就是全部人类美德的集合体。为了诠释善理念的重要性，柏拉图用太阳来比喻“善”。善的理念在柏拉图体系中即相当于理念世界的太阳，这源自他对可感世界中太阳的哲学升华，正如洞穴囚徒走出黑暗后所仰望的那轮天日。“这个理念的太阳乃是整个可知世界之所以可知、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和根源，并且间接地成为可见世界之所以可见、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和根源。”[3]

善的理念作为统摄一切存在的最高原则，既是真理的源泉，也是德性的根基，三者共同构成伦理教育的内在逻辑。“正义、美与善，只有同作为事物最本真存在的真理建立起内在的联系，我们才有正当的欲求、意愿和行动的正确目标。”[4]善的理念如同太阳，是可感世界与理念世界的光源，赋予真理以可知性。真理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善的理念在理性世界中的投射，善的理念是知识和真理的根源。而德性则被定义为对善的理念的理性把握。真正的德性是灵魂在追求善的过程中自然生成的品质。当个体通过教育实现灵魂转向，其理性部分便能以善的理念为指引，合理调节激情与欲望，使德性成为内在的稳定状态。善的理念通过真理的认知路径与德性的实践路径实现统一，真理是善在认知维度的展开，德性则是善在伦理维度的具象化。

灵魂要从可感世界重回理念世界，就必须重新“回忆起”善的理念。教育就是回忆的催化剂，是通向善的阶梯。教育的核心任务就是引导人们重新探索天赋的“善”。至于教育的具体内容，则是寻找最合适最高效的方法尽最大可能接近善的理念。要想在柏拉图的理想城邦中实现这一“至善”目标，只能借助教育这一唯一途径，这样既能助力个人拥有善的品德，又有利于城邦的治理与发展。

（三）四品德说：伦理教育的德性框架

人的灵魂中生来具有品德，柏拉图认为，天赋的灵魂本质上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理性，二是激情，三是代表灵魂中消极部分的欲望。理性是最高尚的灵魂组成部分，激情可以在必要的时刻调节人的行动，使灵魂的意志力更强大；而欲望则是灵魂中的陋习，是消极的一面，难以控制欲望的人无法成为城邦的统治者和守护者。

灵魂中天赋的这三个部分对应了人的三种美德：智慧、勇敢与节制。智慧是理性的表现，《理想国》中的智慧不是广义上的，而是关于治理城邦的知识，只有城邦中的统治者才拥有智慧的美德。只有城邦中极少数最杰出的青年才俊，才被允许接受专门的德性教化，从而被塑造为城邦的治国者，即“哲学王”。

柏拉图所说的“勇敢”，和我们日常理解的不太一样。在《理想国》中，勇敢是专属于护卫者的品质，真正的勇敢必须受理性支配，也就是说，护卫者首先得用理智判断什么该怕、什么不该怕。对于城邦法律明令禁止的事，他们应该感到害怕，这种“怕”恰恰是理性的表现；而对于战场上的牺牲，他们则不该畏惧。所以，勇敢其实是一种“有原则的勇气”，既要在敌人面前展现出钢铁般的意志，又要在法律面前保持敬畏之心。这种平衡的智慧，正是护卫者通过长期教育和严格训练才能获得的。

还要在教育中培养节制的品德。“节制是一种好秩序或对某些快乐与欲望的控制”[1]。人生来有欲望，其中自然也包括城邦的统治者，因此节制是所有公民都必须拥有的品德。普通民众最需克制的，是对统治者的违抗；而统治者最需克制的，则是口腹之欲及类似感官享乐的贪求。首先，对生产者而言，节制品行具有根本意义。拥有此德性，他们方能安于分内职责，并以此为社会的良性运行和持续建设做出贡献。而统治者需要用节制的美德克制贪婪、暴食和收受贿赂的欲望，保证其治理城邦不受干扰。

正义是《理想国》阐释的伦理学体系中至关重要的概念。柏拉图对于什么是正义的获得途径与含义的解释是这样的：正义是理性获得的产物，不能经验地去习得。它是人灵魂中固有的品质，是灵魂的一种恰当的状态。正义表现在城邦层面又是怎样的呢？“人人都在做自己的工作而不应成为一个无所事事或多管闲事的人”[5]，也就是说，一个城邦是否称得上正义，须视其统治者、护卫者和生产者是否能做到在自己的岗位上各行其道。

由于不同公民的灵魂构成中主导成分各异，统治者以理性为优长，护卫者以激情为特质，生产者以欲望为基干。因此，城邦必须依据各阶层的天赋秉性施以差异化教育：统治者接受辩证法和哲学训练，护卫者接受体育和音乐陶冶，生产者则侧重习惯养成与技艺传授。正是因为灵魂－德性－教育的三重对应关系，为《理想国》中伦理教育的内容设置与方法选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3. 《理想国》中伦理教育体系的实践路径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构建了一套完整的伦理教育体系，其核心是通过分阶段的教化引导灵魂从可感世界转向理念世界，实现“灵魂转向”，使个体从世俗的束缚中解放，抵达真理与至善。这一阶梯式教育体系分为“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分别对应灵魂的不同能力培养，旨在通过循序渐进的训练，塑造兼具智慧与正义的哲学王。

（一）初级阶段：音乐与体育教育

在初级教育阶段，孩子们要送去城邦的学校，接受音乐与体育相结合的教育。柏拉图将音乐与诗歌视为初级教育的核心工具。他认为，音乐通过节奏与旋律直接作用于灵魂的非理性部分，能够潜移默化地塑造人的情感与性格。“以音调培养某种精神和谐，以韵律培养优雅得体，还以故事的语言培养与此相近的品质。”[2]然而，柏拉图对文艺作品的审查极为严苛。他主张剔除诗歌中亵渎神明与渲染欲望的内容，仅保留歌颂美德与理性的篇章，期望通过审美体验实现灵魂的秩序化，在优美的韵律中，学习者逐渐形成对和谐与节制的天然亲近，为公民理性德性的发展奠定感性基础。

与音乐教育并行的体育训练同样服务于伦理目标。柏拉图指出，体育并非单纯追求体能的强健，而是通过身体的规训来驯服欲望，培养节制之德。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将过度追求身体享受的运动员斥为野蛮人，强调真正的体育应使身体服务于灵魂的完善。这种“身心二元”的训练模式再次体现了柏拉图的物质与意识的二元论，身体是灵魂的暂时居所，对其适度的控制能够强化意志力，使个体从感官欲望的奴役中解脱。城邦卫士需在艰苦训练中学会忍受饥渴与疲惫，从而在战场上抵御诱惑、坚守职

责。通过音乐与体育的协同作用，初级教育成功地将灵魂的激情导向对秩序与美的追求，为更高阶段的理性教育铺平道路。

(二) 高级阶段：数学与哲学教育

当个体在初级阶段形成稳定的情感与身体习惯后，教育便进入以数学与哲学为核心的高级阶段。数学作为“灵魂转向的第一级阶梯”，通过几何、算术等学科训练抽象思维能力。柏拉图认为，数学对象虽依附于可见世界，却能引导心灵超越具体表象，把握永恒不变的理念。“为了用于战争以便于将灵魂从变化世界转向真理和实在。” [2]

数学教育之上是哲学教育，这里主要指辩证法的训练。辩证法被柏拉图称为“唯一能系统探索真理的方法” [2]，其本质是通过对话与逻辑推理，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辩证法处于知识层级的顶端，它不依赖数学公理等假设，而是通过不断诘问与反思，最终直观到“善的理念”。“当一个人企图靠辩证法通过推理而不管感官的知觉，以求达到每一事物的本质，并且一直坚持到靠思想本身理解到善者的本质时，他就达到了可理知事物的顶峰了。” [2]这一过程要求学习者摒弃主观偏见，以纯粹理性直面真理，从而实现灵魂的彻底转向。

在接受系统的教育之后，就需要将实践与其结合了。护卫者必须投身战场，在真实的恐惧与危险中检验其勇敢；统治者则须躬亲治理，在复杂的城邦事务中磨炼其智慧，带领整个城邦走向“灵魂的转向”；生产者亦需在日常劳作中践行节制，服从统治者的领导。实践是德性内化的必经之路，唯有通过反复的实际历练，灵魂中的理性、激情与欲望才能达成稳固的和谐，正义的城邦才不至于沦为纸上谈兵的空想。

柏拉图的阶梯式教育体系本质上是实现灵魂转向阶梯，初级阶段通过音乐与体育驯服欲望，高级阶段借助数学与辩证法发展理性，最终使个体在哲学沉思中实现德性与真理的同一。这一范式也揭示了伦理教育的普遍逻辑：真正的道德培养必须始于感性熏陶，终于理性自觉，使灵魂在秩序化的上升中抵达自由与至善。

4. 《理想国》中的伦理教育的重要原则

在《理想国》构建的伦理教育体系中，柏拉图依据灵魂转向的哲学根基，确立了三个核心教育原则，明晰了道德培养的内在逻辑。渐进性保证道德发展的自然节奏，整体性维持人格培养的完整结构，因材施教则实现个体潜能的最大化。真正的道德成长需要遵循认知规律、统合多维要素、尊重个性差异的有机统一。

首先，渐进性原则体现为灵魂阶梯的建构过程。引导灵魂从影像世界转向理念世界，灵魂转向并非突变，而是通过精心设计的阶段教育完成。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指出，“当他们年少时，他们的学习和哲学功课应该适合儿童的接受能力；当他们正在长大成人时，他们主要应好好注意身体，为哲学研究准备好体力条件；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他们的灵魂开始达到成熟阶段时，他们应当加强对心灵的锻炼；当他们的体力转衰，过了政治军事服务年龄时，应当让他们自在逍遥，一般不再担当繁重的工作，只从事哲学研究。” [2]这种阶梯式教学暗合灵魂发展的自然节奏，正如光线需要逐渐适应才能直视太阳，灵魂转向也需遵循认知发展的客观规律。

其次，整体性原则表现为德性、知识与实践的统合教育。柏拉图在第四卷提出灵魂三分说对应的四主德，强调道德培养必须兼顾理性、激情与欲望的和谐。护卫者的教育模式正是这一原则的典范：音乐教育培育灵魂的和谐韵律，体育训练锻造意志的坚韧，数学教育发展抽象思维能力，军事实践培养责任意识。这种全方位的培养模式不同于智者学派片面追求修辞技巧，使德性在知行合一的实践中得以完满。

最后，因材施教原则基于城邦分工与灵魂类型的对应关系，也就是所谓各司其职。工匠阶层的教育侧重技艺传承与节制德性；护卫者的培养突出军事技能与勇敢品质；哲人的教育则以辩证法训练为核心。

这种差异化的教育路径并非阶级固化，而是基于对不同禀赋的尊重与充分发挥其潜力。正如造物主为不同星体设定不同轨道，教育者也应按照灵魂本性设计培养方案。

5. 《理想国》中伦理教育的批判性审视与当代启示

(一) 对柏拉图伦理教育范式的批判

虽然柏拉图的伦理教育思想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但是其仍具有时代局限性。对柏拉图伦理教育范式最著名的批判，来自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波普尔将柏拉图指认为“开放社会的敌人”，其塑造的封闭社会是乌托邦工程，“以部族的禁忌和极权主义的个人无责任来取代个人的责任”[6]。这一批判虽然主要针对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却也直接触及了其伦理教育体系的核心问题。

波普尔指出，柏拉图的教育体系被设计为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教育的功能不在于促进个体的自由发展，而在于确保各个阶级各安其位——统治者接受哲学训练以巩固其统治合法性，护卫者接受军事和道德教育以效忠城邦，生产者则被限定在技艺和习惯的层面。波普尔认为其“要求人们按照完美的理想彻底重建一个全新的社会，而这种理想社会的蓝图只有极少数所谓的预言家才能说得出来，多数人则只能听从这些少数人的安排和说教”[7]。人的优越性，无论是智力上的、道德上的还是教育上的都不能成为具备某种特权的理由。

波普尔的批判揭示了柏拉图伦理教育中一个深层次的矛盾关系：教育本应是对灵魂的解放，但在《理想国》中却同时充当着思想控制的手段。当然，波普尔的批判也并非没有争议，有人认为他用当代的观点去评价了柏拉图的时代，且未能充分考虑柏拉图对话录中反讽与辩证的复杂性。但无论如何，这一批判使后来的研究者正视一个问题：一种以“善”为最高目的的伦理教育，是否必然以牺牲个体的自主性为代价？这二者是否能实现平衡？

(二) 柏拉图与杜威伦理教育的比较

如果说波普尔从外部对柏拉图进行了政治哲学式的批判，那么杜威则从教育哲学的内部与柏拉图展开了深层次的对话。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与柏拉图的《理想国》被并称为西方教育史上三部标志性著作之一。两者的比较，折射出古典教育理想与现代教育哲学之间的根本分歧。

在共同点上，柏拉图与杜威都赋予教育以塑造人格和社会的根本使命，都反对将教育简化为纯粹的知识传授或技能训练。杜威承认柏拉图教育思想的精彩之处，尤其是其能发现人具有天赋，并且能挖掘利用甚至发展天赋的主张。

但分歧更为深刻。一方面，在教育目的上，柏拉图设定了一个明确的终点——“善的理念”，教育的全部工作就是引导灵魂向这一终极真理攀升。杜威则彻底拒绝了这种封闭的目的论，他认为教育没有外在的目的，其自身就是目的，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另一方面，在教育方法上，柏拉图依赖辩证法这一通向绝对真理的理性阶梯；杜威则主张在实践行动中学习和经验的重组。最后，在对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上，柏拉图的天赋品德论将人划分为金、银、铜三个固定的阶级，教育服务于城邦的整体秩序；杜威则批评这种划分，认为在民主社会中根据每个人的天赋划分阶级是很不公平的。

更为根本的分歧在于对“变化”的态度。杜威指出，柏拉图无法接受一种“渐进主义”的路径。“柏拉图哲学的失败……就是他不信任教育的逐步改进能造成更好的社会，然后这种更好的社会又能改进教育，如此循环进步以至无穷。”[8]因此他主张预先设定好一个完美社会。杜威则坚信人和社会都是可变的，教育与社会处在一种互相依赖、彼此促进的关系之中。这一分歧的实质，是“封闭的完美社会”与“开放的民主社会”两种政治理想在教育领域的投射。

(三) 批判性借鉴下的具体实践路径

在对柏拉图伦理教育范式进行批判性审视之后，我们需要回答一个更具建设性的问题，在当代语境

下, 哪些元素可以被批判性地继承和转化?

第一, 吸收“美育 + 体育”的全民教育。柏拉图将音乐教育与体育训练并置作为初级教育的核心, 认为道德培养不能仅靠知识灌输, 还需要通过审美体验和身体训练来塑造情感与意志。这一思路在当代可以转化为将艺术欣赏、审美素养与团队拓展、意志锤炼相结合的课程设计, 将社会实践和劳动教育作为实现身体参与和道德反思的途径, 通过艺术教育培养情感的秩序感与自律能力。关键在于, 体育和美育的结合不应服务于所预设的阶级分工, 而应服务于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二, 辩证法的批判性吸收。柏拉图将辩证法视为通向“善的理念”的唯一路径。在当代教育中, 这一方法可以被转化为培养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用对话和论证的方式引导学生辨析不同价值立场、检验自身信念的合理性, 而非导向某个唯一的绝对真理, 保留了柏拉图辩证法的核心精神——对未经反思的信念保持警惕——但摒弃了其目的论的预设。

第三, “灵魂转向”理念的转化与重构。将“灵魂转向”从哲学上的“顿悟”解释为一种持续性的自我反思与认知转向。在当代教育中, 这可以体现为“成长型思维”, 帮助学生意识到自身认知的局限, 不断调整和扩展自己的认知边界。这不再是从“洞穴”到“太阳”的一次性上升, 而蝶变成为一种终身的开放的自主学习姿态。

综上所述, 柏拉图伦理教育范式的当代价值, 不仅在于其具体的教育制度设计, 更主要在于它所提出的根本问题, 即教育如何在塑造人格的同时不沦为规训, 如何在追求真理的同时保持自主性。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需要在尊重个性的前提下, 批判性地吸收柏拉图关于人格道德培养的洞见。

参考文献

- [1] 王欣欣.《理想国》道德教育思想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 曲阜: 曲阜师范大学, 2022.
- [2] [古希腊]柏拉图. 理想国[M]. 郭斌和, 张竹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 [3] 何英旋, 刘春雨, 刘娟. 柏拉图教育伦理思想述略[J]. 云梦学刊, 2007(6): 55-56.
- [4] 邓安庆. 论柏拉图哲学的伦理学性质[J]. 社会科学战线, 2022(11): 1-10.
- [5] [美]保罗·埃尔默·摩尔. 柏拉图十讲[M]. 苏隆, 编译.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3.
- [6] 卡尔·波普尔.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第1卷[M]. 陆衡, 等,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7] 吴翔. 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思想述评[J]. 广西社会科学, 2006(8): 168-171.
- [8] 约翰·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M]. 王承绪,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